

周姓文史资料

第二辑

8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固始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芦沟桥抗日纪实	金振中 (1)
抗日英雄金振中	张炳炎、马世洲 (11)
在富金山战斗中的七十一军	黄明远、丁邦福 (17)
为民请命 为国捐躯	
——忆唤民兄	
.....	张 化 (28)
夜袭保安团	郝利钧 (34)
平息蒋朝英反革命暴乱	阎乃燮 (37)
晏永香烈士传略	王志新、黄明远、彭化厚 (48)
乐道冲民团始末	秦荻原 (64)
古代水利专家孙叔敖	黄 霁 (68)
闽台固始 渊源绵长	王国启 (78)
闽王王审知	孟兆轩 (85)
开漳圣王陈元光祖居考	王树鸣 (89)
清末革新者秦树声	许竞成 (93)
名画家丁竹樵	陈集乡政府 (95)
清末进士何隽仁	姚家鹏 (96)
著名教育家凌冰传略	凌培学 (102)
固始红十字会史略	张伯琼 (107)
对《史河春色》订正	秦荻原 (114)
对《张绍坡祭文》订正	徐维道 (116)

固始县宏大烟厂简介.....	黄振远、姚家琦 (118)
光亚烟厂兴衰史.....	雷云霆 (123)
国光剧团简介.....	苑学启 (127)
征稿启示.....	本 室 (129)

芦沟桥抗日纪实

金振中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之后，继之向关内推进，欲再鲸吞华北，而后灭亡中国。在这一侵略意图的促使下，一九三三年又强占热河全境，同时向冀、察两省大举侵犯。至一九三六年春，华北重镇北平东面的通州和南面的丰台，均被日军占领，北面地势险要的南口，也在日本侵略势力的统治之下。此时北平已陷于三面被包围的严重局面，剩下唯一的战略要地，就是西南面的芦沟桥了。

芦沟桥位于北平西南约二十四华里处，因横跨芦沟而得名。芦沟又名桑干河、小黄河、无定河、永定河。公元一一五三年金主完颜亮定京中都（北京）以后，为了对华北及中原地区进行军事、经济上的控制和掠夺，在南北交通上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在京城西南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芦沟渡口，建起一座二十四拱，二十五脚，长三百步，宽八步的永久性石桥。此桥便是今日之芦沟桥。到明崇祯十三年，为了保卫京城的军事需要，又在桥东百米处建了一座宛平县城。宛平名为县城，实是一个巨大的桥头堡。据有城池，即可控制大桥。是时，芦沟桥若再失守，北平不仅失去了门户，无险可守，而且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将被切断，

便成为一座垂手可得的孤城。一旦失去北平，则华北不战自解矣！因此，芦沟桥成了当时敌、我双方力争的要冲。

一九三六年春，我以二十九军37师219团第三营（加强营）营长的军职，奉命率领全营一千四百余名官兵，驻防宛平城和芦沟桥。是时，日寇在平西一带天天寻衅肇事，处处制造磨擦，侵略者之嚣张气焰，令人难以容忍。我在接到驻防城、桥的命令时，即晋谒师长冯治安，请示接防后对日寇之挑衅如何处置？冯师长的回答大意为：既要遵照政府的指示，在“三个五年计划”未完成以前，尽量避免与日寇挑起争端；又要顾全本军处境，目前全国抗日热潮已达沸点。这两者之间，你要很好地审时度势。再就本部来说，也想争取时间充实实力。因而与日寇争端虽属难免，但能够多推迟一日为好。当时我回答说：我决不惹事，但也决不怕事，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只有牺牲一切，履行边防军人卫国保土的职责！师长沉吟一会，说：“好吧！遇到事情，你一定要慎重处置，并加强请示报告。”

一九三六年九月，日军增兵丰台之后，经常在宛平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由昼间演习渐至夜间演习；由虚弹演习渐转实弹射击。我方屡次提出抗议，日方均置若罔闻。纵观当时的时局及芦沟桥一线形势，我料到这里必将爆发一场大的血战。因而，我经常向全营官兵灌输杀敌卫国教育，并制订两句誓言：“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每天三餐之前及睡眠之前，必须集体颂读一次。所以我都官兵卫国抗日的士气异常高昂。自一九三六年春至三七年七月事变爆发前，挫败了日军的一百余次挑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旬（即事变前夕），连日阴雨，久未

放晴。有些地方泥泞过膝，行走艰难。可是日军的军事演习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我心中忐忑不安，感到这是敌人大规模武装挑衅的前兆。在这种情势下，我更是警惕不怠。七月七日午后二时左右，我带着两个随从，身着便服，扛着铁锹，去铁桥以东五百公尺处的日军演习地观察其动态。刚过芦沟桥车站，便远远看见日军的队伍，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正以芦沟桥为目标，进行进攻演习，并配有炮兵和战车，与素日演习迥异。我感到战争已严重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了。于是，我立即折回营部，召开连、排长会议，告诉他们目睹的一切。连、排长们听后，个个义愤填膺，一致表示：敌人胆敢发动进攻，我们坚决抵抗，誓与芦沟桥共存亡！会上我进行了兵力部署，把战斗力较强的第十一连布置于铁桥东段及其以北的回龙庙一带；把第十二连布置于城西南角至南河岔一带；第九连守卫宛平县城；第十连为营的预备队，集结于石桥以西的大王庙内；重迫击炮连布置于铁桥西首，届时以其火力歼灭敌之战车及密集队伍；轻迫击炮连布置于东门内，根据各处战况，使用其火力；重机枪连布置于城内东南、东北两城角，以便于支援前方队伍。为了击之有理，战之有备，我并规定在日军进入我阵地一百公尺内才准射击。部署完毕，我一再告诫连、排长们，近日阴雨连绵，日寇很可能认为我方疏于守备而乘机发动进攻，我们要作好临战准备，决不可麻痹大意。

七月七日夜十时许，突然从日军演习地传来一阵枪声。接着，日军便对宛平城进行包围。并无端向宛平驻军提出：“日军丢失一名士兵，听见城内枪声，疑在城内，要求进城搜查，如不允许，将以武装保护进城。”与此同时，冀察绥

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问我：“据日方说，宛平驻军把他们的演习兵捉去一名，有无此事？日本人现在要进城搜查。”我回答说：“在此雨夜，对面都看不见人，他们如何能来到芦沟桥警戒线以内进行演习？纯粹是捏造的谎言，我们决不能轻信！”放下电话未及一支烟功夫，城外激烈的枪炮声便响起来了。接着，连续几发炮弹飞进城来，落到营指挥部，炸倒房屋六间，炸死士兵二人，炸伤五人。这时，防守阵地的各连连长纷纷报告，日军已向我阵地发动进攻。得到报告，我迅速跑上城东门观察敌情，指挥战斗。城墙上下的官兵见到了我，齐声高呼平时熟记的那两句誓言：“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其情绪异常激昂、壮烈！这使我真正看到了全营官兵与冀桥共存亡的决心。接着我又出城来到桥上督战，这里已直接与敌人接火了。枪声密集，炮声震耳。日寇的武器虽较我精良，火力虽比我强大，而我守桥官兵，人人英勇无畏，沉着应战，使敌人不能前进一步。正面之敌被阻，日军便在我石桥南四百公尺处，用橡皮船偷渡过来二百余人，企图迂回到我背后，对我进行夹击，被我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保安四团第一营，给予迎头痛击，打死打伤敌军八十多人，其余残敌又狼狈地逃回河东岸。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夜两点，绥署许处长又来电通知我说，日本使馆武官松井已告知我副军长（兼任北平市长）秦德纯，丢失日兵已经归队，但松井又提出两点建议：一，双方停止射击，各自运回阵地上伤亡的士兵；二，由绥署二人、日方四人于明早六时乘汽车两辆，进入宛平城内调查丢失日兵原因。否则以武力解决。绥署与秦副军长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对这两项建议已表示同意，你应立即通知所属。放下电话机，我想，日寇既

然主动挑起事端，为何又主动提出停止战斗？既然提出停战，为何又以武力相威胁？很显然，他们企图利用雨夜偷袭宛平县城，不料我军守备森严，使其无隙可趁。在其阴谋不能得逞的情况下，提出这两点建议，以作缓兵之策，借此，争取时间进行兵力调遣和部署，绝无丝毫的和平诚意。我把日方的两点建议通知全营官兵之后，随即请河北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来东城楼上商谈对策。当即商定：进城的汽车必须在岗哨前五百公尺处停车，经我哨所检查后，方可放行。然后将我们商定的对策电告了绥署。

八日晨六时许，果然由东驶来两辆汽车，开至指定的地点停住。我和王冷斋迎出东门。我想先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走至车前，说道，绥署人员可先请下车。继之对日本人乘坐的汽车进行检查，然后才允许日方四人陆续下车。我和王专员陪同双方代表一起来到专署（亦是宛平县政府）大厅。我方代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参议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副处长周永业，河北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王冷斋。日方的代表是：北平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军事顾问樱井，秘书藤斋，以及一名通译员。我虽非正式代表，但亦在座。谈判一开始，樱井首先发难，蛮横地提出三点无理要求：

一、要求中方下令把宛平县城内驻军撤退到西门外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调查丢失士兵的原因。否则，日军将以重兵踏平宛平县城；

二、昨夜日方所遭受的损失，应由中方负责赔偿；

三、严惩祸首（指我）。

日方四人之气焰颇为嚣张。我方代表对以上三点无理要

求，非常气愤，据理力争，严辞拒绝。我按捺不住心头怒火，严正指出：

一、宛平县城是我中国之神圣领土，任何外人无权强令我国驻军从城内撤退。如果诉诸武力，我将予以奉陪。

二、丰台距宛平城八里之遥，又是雨夜，你方队伍为何来到我城、桥警戒线以内进行演习？其用心昭然若揭。再者，日兵在城外演习，夜间城门已闭，怎会在城内丢失士兵？真乃自欺欺人！现在日方既称丢失士兵已经归队，为何又要进城调查丢失士兵的原因？岂不是节外生枝，借故挑起事端吗？真乃欺人太甚！

三、你方首先在昨夜炮击宛平县城，房屋被炸倒数间，我军民被炸死炸伤多人，应由你方赔偿我方损失。我方为保卫国土，被迫还击，何罪之有？你方才是挑起事端的祸首！

由于日方代表坚持其无理要求，谈判一直到九点钟亦毫无结果。这时我得到报告：驻丰台日军一大队约五百人，携炮六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大佐率领向芦沟桥出发，事态极为严重。至九点半左右，日军果然又开始炮轰宛平县城。炮弹命中专员公署，房屋大部被毁，我专员及县府人员，幸于得到报告后迁往他处，才免于伤亡。百姓房屋亦多处被毁，生命颇有伤亡。连谈判所在地的屋角亦被击塌，室内烟尘弥漫，致使谈判无法进行，我方代表遂退出会场。屋内只有我和几个随从兵及日方四人。当时，我怒不可遏，对樱井等四人进行了厉声斥责。几个随从兵亦都怒目圆睁，按着手枪，显出欲动手拿人之势，使得几个趾高气昂的侵略者，一时吓得赧然失色。特别是樱井更为丑态百出，拉着我的胳膊死死

不放。我若不是急欲上城督战，真想把他们这种所谓“武士道精神”拍照下来，登在报上，以挫我军之正气，灭敌寇之威风。为了制止事态发展，我让日方代表随同我们登上城堡，并让他们向日军喊话。他们叽哩呱啦地喊了一阵，我也听不懂喊的什么，日军攻城不但没停止，反而更加凶猛，先后攻占了城外铁路桥和城北龙王庙等重要据点。

我赶到火线，得知这次日军是转向平汉线铁桥之东端发起进攻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我立即将守卫城池的第九连抽出，亲率九、十两个连（十连是营预备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铁路东段的日军进击，经过两个小时的争夺战，终于把日军击退二华里，收复了铁桥东段阵地。

午后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亲临前线，派一华人前来送信。信中提出两点：

一、立即将樱井等四人送至日方，双方不得射击；

二、守卫城、桥的中国军队立即撤至城西十华里以外，以便日军进城调查，否则，日方将以猛烈的炮火把城桥化为灰烬。

我当时在原信上对其上述两点，作了如下答复：

一、宛平城和芦沟桥的守军誓与城桥共存亡，任何威胁也吓不倒；

二、樱井德太郎等四人，也愿与城、桥共存亡，望尔勿为其担忧

送信人去后，我料到敌人一怒之下定要向我发动更疯狂的进攻。于是，对全营阵地作了日军以炮兵、战车、步兵进行联合进攻的应战部署。至五时许，敌人果又以猛烈的炮火向我芦沟桥及宛平城周围进行轰击。至八时炮击停止，但其

战车及步兵并未出动。

九日晨六时，驻丰台车站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率其所属复来挑战。扬言要在四个小时内，占领宛平城和芦沟桥。一木先指挥其炮兵向我城、桥轰击两个小时，接着指挥其数十辆战车掩护步兵向我阵地扑来。是时，我右翼第十二连居敌人主攻方位，战斗最为艰苦。我除命轻、重迫击炮两个连集中火力，消灭敌人的战车和密集队伍，给予支援外，并亲率九、十两连，由十二连右翼攻击日军左侧背。我军攻的勇敢，敌人亦守的顽固，乃至短兵相接，进行肉搏，双方均伤亡累累。至十一时，我命令队伍全面出击，战至十二时，才把来犯之敌击退。是役，敌酋一木清直于上午十时许被我军击毙在一个坟滩上。消息传到北平，各报争出号外，军民无不称快！

日军几次发动进攻，不仅未能得逞，而且还赔上了一个大佐。十日上午八时，敌联队长牟田口恼羞成怒，亲自赤膊上阵，先以强大的炮火向我城、桥轰击，炸得砖石横飞，浓烟滚滚。接着出动数十辆战车，掩护其数倍于以往的兵力，向我城、桥攻来。打得最激烈的是铁桥东端的战斗，敌人集中优势兵力与炮火将铁桥东端重重包围，情势异常危急。我亦集中轻、重迫击炮两个连的火力，轰击铁桥东端的敌战车和密集队伍，同时以重机枪连的全部火力，攻击威胁铁桥东端的日军左翼，我则率九、十两连猛攻其右翼，再次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但最后铁桥东端的阵地还是被日军占领了。战斗至午后一时，双方均疲惫不堪，相距四百米，形成了对峙局面。

师长冯治安得悉铁桥东端阵地失守，极表关注，打来

电话问我：“现在芦沟桥的战斗，已关系到冀察之安危，本军之荣辱，你应当如何？”我当即回答说：“报告师长，我宁死于战场，决不死于法场！”冯师长接着告诉我，下午三时将有人与我联系。果然，在三时许，保安四团二营曹营长，带领四个连队伍来见我，并说奉师长命令参加战斗。二营计七百余，战斗力尚好，为夺回铁桥增添了力量。

十日晚八时，我召集了连以上军官开会，研讨、部署夺回铁桥及桥东失地的战斗。会上定于十一日凌晨两点全面出击。其具体部署为：新来的保安四团第二营，派一个连接替三营从回龙庙、大铁桥到南河岔一线阵地，宛平城防交由县保安队负责。这样，使三营的兵力得以集中于夺桥之战。三营的十一连，向占据铁桥东端的日军正面出击；十二连右接十一连的左翼，向日军的右侧背进攻；第九连左接十一连右翼，向日军的左侧背进攻；重迫击炮的火力，集中轰击铁桥东端之敌；轻迫击炮连左接重迫击炮连的右翼，根据战况使用火力；重机枪连以支援铁桥东端的战斗为主。第十连为预备队，由我率领，埋伏在铁桥东端的四百公尺处，视战况出击。

出击时间凌晨二时，正是夜深月黑，因规定：一、出击队伍的联络信号是：全体官兵一律用白毛巾围着脖子；二、本夜口令“战胜”；三、桥东失地收复以后发射四发红色信号弹，见到信号弹后，各出击队伍立即撤回原地。

会后，各连队伍均按照部署进入阵地待命。十一日凌晨二时，一声出击号令，刹时，枪炮轰鸣，喊杀遍野，流弹如雨，血火横飞。三营九、十一、十二三个连与占领铁桥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守桥之敌，相当顽固，我方几次发

动攻击，均无进展。于是，我让保安团曹营长率部向正面敌人猛攻，使其无法抽出兵力支援铁桥守敌。我抽出曹营第六连和重机枪连一个排，以及原留的预备队（第十连），由我率领向铁桥东端的日军左侧背猛攻过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殊死搏斗，终于冲上了敌人的阵地，将其全线击溃，收回了铁桥及桥东失地。这时各连队伍纷纷追击溃逃之敌，却忽略了清扫战场。我在指挥追击逃敌时，不意被隐匿之敌用手榴弹将我左腿下肢炸断。接着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从我的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随从兵迅速抢救，将我抬出战场，护送到长辛店车站，及时赶往保定医院救治。

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来到保定医院慰问我军负伤将士，中共中央亦派员前来慰问，报社记者亦前来采访，使我们甚为感动。

我在住院期间，得悉中日双方曾三次达成停战协议，而日方又三次违约，致使战事逐步扩大至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地。至二十八日晨，日军大部队自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开到平西，遂向我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南苑发动陆空联合进攻，我军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师长先后战场殉国。冀察当局为了避免北平全城糜烂，奉命将北平军队撤至保定、涿州一带，布防抗战。平西芦沟桥等处之我军，本在胜利前进中，至此亦一同转移。于是，七月三十日芦沟桥沦陷了。是时，余心至为沉痛，决意伤愈之后，重返战场，继续杀敌，以尽军人守土卫国之职责。

（邹振起整理）

抗日英雄金振中

张炳炎 马世洲

和煦、明媚的阳光，安祥地洒在永定河上。横跨永定河的芦沟桥，庄严、神圣，供如梭游人观赏、游览。肃穆、恬静的芦沟桥畔，安葬着一位老人的骨灰。这位老人就是当年率部在芦沟桥打响抗战第一枪，与日寇血战五昼夜，不幸身负重伤的金振中营长。

金振中，又名金鹤如，一九〇三年出生于河南省固始县城关。幼年家境贫寒，在一家水果店当学徒。一次因不慎打碎了柜台玻璃，怕老板责罚而离家出走。经辗转流离，于一九二四年适逢冯玉祥将军在河南招募新兵之际，遂投冯部。不久，考入冯在张家口办的西北边防军干部学校。毕业后，任冯部排长、连长、少校团附等职。一九三〇年编入宋哲元将军领导的第二十九军，担任三十七师二一九团中校营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上校团长，一一六旅副旅长，七十七军军部上校附员等职，经常率部对日作战，屡立战功，在抗日军民中享有较高威望。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中，金振中随张克侠、何基沣将军率部起义，投奔革命。曾任河南省政协委员、固始县政协常务委员。一九八五年三月金振中在固始病故，同年八月，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这位抗日英雄的骨灰被安葬在芦沟桥畔。芦沟桥中国人民抗日

纪念馆负责人郭景兴曾亲笔为其题写了“民族英雄”四个大字。

喜峰口痛歼侵略军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侵占我东北三省。由于国民党政府缺乏对日作战的决心与准备，致使日寇得寸进尺，长驱直入，迅速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关内。

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铃木师团驱师华北，朝长城喜峰口推进。华北危急！平津震动！当时驻防长城一带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为堵截日寇入侵，令三十七师到喜峰口迎击敌人。师长冯治安接到命令后，立即派一〇九旅为先遣部队，以急行军日夜兼程一百四十余里，开赴喜峰口前线，与日寇在喜峰口正面战场展开了激战。金振中时任一〇九旅三营营长，奉命率部守卫喜峰口东侧的烟筒山。烟筒山是喜峰口一带的制高点，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敌我双方争夺数次，相持不下，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为击败敌人，尽快拿下制高点，金振中一面将营部所有人员组织起来，投入正面佯攻，一面亲自率领部队，挥舞大刀，向装备优良的日军勇猛砍杀，只杀得敌人丢盔卸甲，溃不成军，终于牢牢地控制了烟筒山高地，钳制了喜峰口正面攻击之敌。

是日午夜，旅长赵登禹亲率部队迂回敌后，乘敌疲惫之际，出其不意，摸到敌炮兵阵地，歼敌两千余人，残敌星夜潜逃。我军取得了喜峰口保卫战的辉煌胜利。

喜峰口大捷，震惊中外，鼓舞了全国军队的士气，增强

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金振中在喜峰口战斗中，率部占领烟筒山制高点，为喜峰口大捷做出了重要贡献，曾受到师长冯治安的嘉奖。

战斋堂活捉大汉奸

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其“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之野心，加紧肢解华北，吞食我大好河山。《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更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入关日寇在疯狂掠夺，继续南侵的同时，到处扶植汉奸势力，扩充伪军，组织伪政权。继汉奸殷汝耕在河北蓟县组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一九三六年初，汉奸宁匪时率民团三千余人，窜到距北平西部一百余里的斋堂，妄图策划成立伪“冀西防共自治政府”，并经常窜扰北平西线，破坏平汉铁路交通。一九三六年除夕，宋哲元将军令二一九团火速赶往斋堂，围歼宁匪。团长吉星文遂命金振中率三营为前锋，黑夜出发，直奔斋堂。除夕之夜，风雪交加，气候奇寒，凌冰复盖着蜿蜒崎岖的山路，鹅毛大雪迷漫着夜幕中的深涧峡谷，天地茫茫，浑然一体，行人东西难辨，路洵不分。三营官兵犹如一个个雪人，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低温，艰难地前进着。至门头沟附近，副营长及十多名士兵因失足而相继坠入深涧遇难。部队一度士气消沉，进程缓慢。为不失时机，完成围歼宁匪任务，金振中怀着对敌极大的愤慨，以耳闻目睹的日寇、民团相互勾结，烧、杀、奸、抢我同胞的暴行，教育官兵，激励斗志。同时将部队重新组合编队，使之前后照应。全营士气重振，一鼓作气战胜险阻，按时赶到斋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紧紧包围。此时仍

在甜睡中的伪军，做梦也没想到风大雪疾的除夕之夜，会有神兵天降。他们听到枪响后，惊慌失措，大部缴械投降，束手就擒。

斋堂战斗，俘获大汉奸宁雨时等一千八百余人，以及日军顾问四人。同时还收缴成立伪政权经费四十余万元，缴获步、手枪一千二百余支，轻重机枪百余挺，迫击炮四门及一些其它军用物资，从而迅速摧毁了一个尚未出笼的汉奸傀儡政权。旅长何基沣对金振中率领部队，在恶劣的条件下，按时完成歼敌任务，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物资奖励。

芦沟桥功业照汗青

北平是华北政治、军事中枢，丰台为平汉、平绥、北宁铁路之交汇处，丰台西之芦沟桥乃是北平之咽喉。一九三六年九月，日军强行侵占丰台后，对芦沟桥及其临近的宛平县城垂涎欲滴，处心积虑，藉故寻衅，制造事端，妄图取而占之，以乘机攫取北平。

二十九军为扼守芦沟桥这块军事要地，命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三营营长金振中率部于一九三六年接替宛平和芦沟桥的防务。三营是个加强营，除四个步兵连外，还有重机枪连、轻迫击炮连、重迫击炮连各一个，共计一千四百多人，多系河南人，官兵团结，热爱祖国，加之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

日军占领丰台之后，不分昼夜，荷枪实弹在芦沟桥一带进行所谓“演习”，形势日趋紧张。从一九三七年六月开始，日军三个中队在宛平城北、平汉铁路北侧至永定河堤一带，日夜不停地演习攻城战术，时时枪炮齐鸣，喊杀震天，